



幻想  
龙卧亭  
下

〔日本〕 岛田庄司 著  
黄琼仙 译

# 龙卧亭 幻想 下

〔日本〕岛田庄司 著

黄琼仙 译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龙卧亭幻想.下 / (日) 岛田庄司著; 黄琼仙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7  
(乐读文库)  
ISBN 978-7-5447-1567-6

I. ①龙… II. ①岛… ②黄…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34448号

---

RYUGATEI GENSO, Vol. 2 by Soji Shimada

Copyright © 2004, 2007 Soji Shimada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in 2004 and 2007 by KOBUNSHA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OBUNSHA Co., Ltd.  
through Owls Agency Inc., Tokyo.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by Yilin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1-85号

书 名 龙卧亭幻想(下)  
作 者 (日本) 岛田庄司  
译 者 黄琼仙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编辑 齐梦涵 颜颖颖 刘玉梅  
原文出版 光文社, 2007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销售电话 010-84910228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90 × 1280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190千  
版 次 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1567-6  
定 价 2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Contents 目录

第三章	第三具尸体	5
	N研究所的回忆	123
第四章	龙卧亭幻想 一	147
	森孝魔王 二	171
第五章	龙卧亭幻想 二	175
	森孝魔王 三	193
第六章	龙卧亭幻想 三	201
终章	魔王的话	261



第三章 第三具尸体



1

日照回法仙寺去了。

我下了楼，坐在客厅喝茶，一边跟坂出、二子山、里美还有通子聊天。育子后来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不过她看起来有点坐立难安。我问她怎么了，她说因为一直联系不上棹女士。

她打了电话过去，电话通了，但棹女士没有接，育子很担心，想去棹女士家看看。大家都觉得很惊讶，因为已经是深夜了，看了看手表，就快十点了。我们问她“有这个必要吗”，育子女士回答“有”。因为以前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而且她和棹女士约好了，今晚以前一定要互通电话，现在联系不上，可能是她发生了什么事。因为无法取得联系，所以不知道棹女士家中的地震受害程度，虽然想过去看看，但是路不通，加上积雪很深，只好一直等她打电话来报告状况。棹女士的家非常老旧，本来就让人担心，何况她只有一个人住，应该会有诸多不便吧。总之，育子女士觉得还是应该过去看看。

虽然说要去棹女士，但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棹女士的家在山脚下，离龙卧亭并不算远，不过这是指没有下雪的时候。现



在下了这场暴风雪，山脚下的路应该都被埋在雪堆里了吧？恐怕得一边铲雪一边前进才行。这样的话，还需要携带照明设备，因为那里并没有路灯，而且离村落很远，不能指望民家的灯火。还有，如果不铲雪的话，积雪会高至胸部，感觉就会像在黑暗中游泳一般恐怖。今晚的夜色虽然没那么漆黑，但是要走在极寒冷的夜路上，仍然是件危险的事，最好是等明天天亮了再去，到那时气温会略高一些。

大家的意见都一致，而育子虽然也同意我们说的话，却依然觉得事情很紧急，比如说，棹女士可能骨折或受了重伤，动弹不得，所以无法打电话过来。如果我们到了第二天早上才知道这件事，一定会责怪自己，为什么没有昨天晚上就过去帮她。还有，既然棹女士可以自己走回家，后来也没有再下雪，那我们或许就不需要铲雪了，也可以找找附近人家惯常走的路。育子这么主张着。

她的想法说服了我们，大家认为如果真的是那样，就应该现在过去看看，可是，绝对不能让育子一个人去。于是，我们决定拿着手电筒和铁铲，一起去找棹女士。

大家拿出了龙卧亭所有的铁铲，一共有三把，刚好分配给二子山、育子和我。其实还有一把的，但那把铁铲让棹女士带回回家了。我们三个人决定出发去找棹女士，而里美、年纪较大的坂出、还是小孩子的小雪以及她的母亲通子就留守龙卧亭。

因为早上有铲雪车来过，通往山路的一路上畅行无阻。我抬头仰望天空，只见星光灿烂，看来明天的天气也会很晴朗。通往棹女士家的路有好几条，不过大家决定先挑能走的路走，迫不得已的时候再使用铲子。

选择要走哪条路，就交给知道棹女士家在哪儿的育子负责，二

子山和我则跟在她的后面。没想到，就如育子女士所说，一路走来都很顺畅。沿着通往贝繁银座的车道向前走，就来到了通往山间的小路，不过铁铲仍然派不上用场，可能跟今天是晴天也有关系吧，积雪已经开始融化了。不过到了晚上，雪又再度冻结成块，道路中央有些地方变成了冰锥的形状，走的时候还是要小心。

可是，越深入山里，脚下的雪块越软、越厚，鞋子踩在雪上的声音也没像之前那么大了，而是传出轻微的咔咔声，好像踩在粉堆里似的。如果没有风，还会觉得好像被天鹅绒包围着一般温暖。

可能是住在附近的义工来铲过雪，积雪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深，道路左右两侧都堆成了雪墙，可以清楚看到雪地上印着人走过的足迹，还有汽车驶过的轮胎痕迹。不过这些痕迹上面还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雪，大概是之后飘过细雪吧，只是我们没注意到。

已经走了半个小时，如果没有积雪的话，这样的路程可能只要花十分钟就够了。回过神时发现，一道漆黑的巨大山影矗立在眼前，星空被遮掉了一大半。在刚才之前，路的左右两侧都还有人家，但随着脚下的积雪变厚，盖过小腿，左右两侧的人家也都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眼前茂密的树林。一没有人家，就觉得附近变得好暗。

“哎呀呀！前面的路会通吗？”二子山问。

抬头一看，眼前伫立着一片高至胸口的雪墙，二子山正拿起手电筒往前照。

“棹女士的家就在前面吗？”二子山问。

“是的，还要再往里面走。”育子回答。

“还要再往前啊，看来可能会走不到了。”二子山说。

“可是，应该有路可以通吧？毕竟棹女士都已经回到家了。”

“那样的话，我们就先来找路吧。”二子山说完，将手电筒的光朝左右摇晃，但是好像看不出有任何通道。

“要不要绕过这座树林啊？”二子山说完，靠着右侧往前走。前方终于不再有树挡路，但雪墙却依旧矗立着。

“啊，也许从这边走会比较好，”育子说，“左手边这条路离棹女士的家比较近。”

然后我们三人又折回来，朝另一个方向前进。

“我们要不要走进树林里看看？”二子山问。

“棹女士应该不会跑到树林里，她的方向感很好。”育子否定了二子山的意见。

我们绕着树林外侧往前走，终于找到了出路。有一边的雪墙倒塌了，虽然雪块倒得乱七八糟，但是走过去用手电筒一照，发现竟然有一条像裂缝般的小路一直往前延伸。

“啊，是这里吗？”二子山问。

“是的，棹女士的家就在前面。”育子回答。

然后，由二子山当领队，我们就这样踩着厚厚的积雪，沿着通路往前走。

越往里面走，左右两侧的雪墙就越高，刚开始的高度在腹部左右，但走到最后，高度竟然可以达到额头。不过，因为脚下的积雪越变越高，两侧的雪墙高度也就相对地渐渐变低，现在只到了腹部的高度而已。

“怎么会住在这种地方，真的是非常偏僻。前面只有棹女士一户人家吗？”

“我想应该没有其他人家了。”育子喃喃自语道。

接下来的路况还不错，我们前进的速度也加快了。如果这条路

是棹女士一个人挖出来的，那么对她来说应该算是个高难度的大工程吧！

“糟了，通路到这里就结束了，铁铲终于要派上用场了。”说完，二子山开始用铁铲将周边的雪挖掉。

于是，我也只好踏着积雪很辛苦地走到二子山前面，向他借来手电筒，照着前方。前面的雪显得很凌乱，有人走过的痕迹，看来棹女士应该是走这条路回家的。可是，留在雪地上的痕迹不太像走路留下的，倒像是一个人挣扎着匍匐前进留下的，因为到处都有手印。不过，我觉得那个手印很大，应该不是个子娇小的棹女士的。而且，不是只有一个人的手印而已，看起来像是有两三个人的手印，但也可能是棹女士往返走过后留下的痕迹。

我也试着走到留下手印的地方，结果整个胸口都埋在了雪堆里，完全动弹不得。雪块还很柔软，而且很湿，如果停止不动，一股冷气就会迅速从脚尖传遍全身，感觉体温快速下降，这种情况是很危险的，可不是在开玩笑。我赶紧用铁铲将身边的积雪挖走，远远地抛向另一边，就这样，终于挖到了自己的脚边。然后，好像做梦一般，全身的寒意顿时消失，雪的威力真的比想象中要大得多。

我和二子山并肩铲雪，育子则跟在后面用脚踏雪，把它踩实固定，好像在替我们两个挖出来的通道做最后的修饰似的。

“总之，我们要赶快走，一定要尽快抵达棹女士家才行。”育子在后面提醒我们。

“是啊，目的地就在前方，”二子山也大声回应，“我们可不是来这里挖路的啊！”

“是那里吗？”我看着漆黑的前方问育子。

虽然很暗，但隐约可以看出有户人家，只是手电筒照不到。

“是的，就是那里……啊！”

听育子的语气，好像有点被吓到了。

“怎么了？”

我和二子山纷纷停下手边的工作问她。

“等一下……虽然看不太清楚，但总觉得房子的形状很奇怪，好像变了个样……”

育子的语气中充满不安的感觉，她的声音在发抖，应该不仅仅是因为天气太冷的关系。

“你说什么？难道房子坏了吗？”二子山问。

“我们赶快过去看看！”育子的声音显得有点慌张。

“不要再铲雪了，只要将上面的软雪挖掉，下面的踩一踩自然就会变硬，这样可以节省更多时间。”我告诉大家。

前进的速度真的变快了，我们终于来到了可以清楚地看到房子样貌的地方。

“竟然没有开灯，真的很奇怪！”育子几乎在吼叫。

她奋不顾身地跑到我们前面，踩着还没有挖走的软雪地挣扎前行。因此，我和二子山两人只好加快速度，拼命地将四周的雪挖掉。

“啊！”育子突然大叫一声。

“怎么了？”二子山也大叫着。

“倒了，有一部分屋顶倒了。棹女士，棹女士你还好吗？”

育子对着屋里大叫，粗鲁地挣扎前进。在她的叫声催促下，我和二子山也加快速度，拼命地往前走。

就像是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格斗，每个人全身上下都变成了白色，我们几乎是爬滚着来到棹女士家矮小的门前的。

“啊，那是我家的铁铲！”

听育子这么说，我抬头往前看，真的有把铁铲摆在柱子旁边。由此可见，棹女士确实回家了。

棹女士家的外观很像江户时代的农家，玄关的大门是拉门式的，推开大门，里面只不过是脚踩实了地面的泥地房间。但让人讶异的是，拉门竟然是开着的，现在这么冷，怎么可能没有关上玄关大门呢？这应该表示屋里没有人吧？我是这么想的，但并没有说出来。

二子山用手电筒照着前方，走进屋里。左手边比较高的榻榻米房间和炕桌都安然无恙，可是前方的纸门却裂成了两半。我们赶紧爬上榻榻米房间，很粗鲁地将纸门拆下来，一股强烈的冷风袭来，我看到眼前有堆雪。

原来是这样，屋顶塌下来了，因此以纸门隔开的隔壁房间堆了好多雪，落下的屋顶也砸在地上。

“棹女士！棹女士！”

育子大声呼喊着棹女士的名字，却没有人回应。

四周静得好可怕，没有人的说话声，也没有车声，甚至连轻微的嘈杂声也没有，当然也不会有音乐声。我在东京的时候，从未有过四周如此静寂的体验。

“她会不会被埋在下面了？”

我们赶紧将剩下的纸门拔掉，育子趴下去检查屋顶下面，然后又对着缝隙里面大喊，但是依旧没有任何回应。

“释内教神主，那个借我一下！”

育子将二子山手中的手电筒拿过来，照着碎裂的屋顶下方空隙。我们也跟着趴在地上，朝被照的地方看去。

“在里面吗？”二子山问。

“没有。”她回答。

“看清楚了吗？”

“大致上看清楚了，但是看不到有人在里面。棹女士！棹女士！如果你在里面，请回应一下！”

但还是没有人回答。

“看来她不在那里，”二子山站起来，然后蹲在地上，“棹女士不在里面，会不会在家里其他地方？”

育子也站起来，对我摇摇头。

“没有，这个家就只有这么大而已。”

“这地方这么小，应该没有其他可以藏身的地方，她到底会跑到哪里去呢？”

“积雪看起来很凌乱，不过，只是门口凌乱。”育子说。

“这些木头都腐朽了，还被白蚁侵蚀过，实在很老旧，再加上暴风雪和地震的侵袭，当然会支撑不了，看来要好好整修一下才行。”二子山望着眼前倾倒的屋顶、脏旧的房梁，感叹地说。

“如果只是大雪的话，应该还撑得住，谁也想不到竟然连地震都发生了，”育子边说边走，她来到玄关门，拿手电筒照着外面的雪地，“这里没有脚印，积雪也很干净。”

讲到这里，真的要向雪说声谢谢，因为它让我们可以轻易地确认棹女士是往哪边走出去的。如果其他地方的积雪都完好如初，那么棹女士就是沿着我们刚刚来的路径出门的，不管是要回家还是出门，她走的就是那条路。

“她会不会跑到别的地方避难去了……”我问。

但是育子马上用力摇头否认。

“如果她去别的地方，一定会打电话跟我联系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

育子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激动，然后很担心地不断叹气，从她嘴中一直呼出白色的气体。

“我看她应该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二子山也附和道。

“她会去的地方就是我家，不然就是法仙寺。”育子说。

“要不要打电话去法仙寺问问看？”

“好，快点！”育子几乎在大喊。

“日照先生应该随身带手机了吧？”说完，二子山开始拨号。

“啊，日照先生吗？我是二子山，我们现在跟育子女士来到了棹女士家。不是，育子女士她很担心。可是我们到了棹女士家后发现她竟然不在家，她去你那边了吗？”

然后，二子山应该是在听日照的回答，不过好像信号不佳，他看起来听得很辛苦。

“日照先生，你不要离电话那么远，请你再大声一点。嗯，好，知道了。”

二子山挂掉电话，说：“日照先生说棹女士没去他那里。”

听二子山这么说，育子整个人都呆住了。在积雪的反射下，可以清楚感觉到她脸上的表情充满忧郁与担心。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她喃喃自语着。

我又走进里面的泥地房间，它的一面是墙，再没有分隔成其他房间。在泥地上有炉灶和锅子，还看到了洗物槽和电饭煲。

“这里是厨房吗？”我问育子。

“什么？啊，是的，这里是厨房没错。”育子回答。

这里的生活简直跟露营没什么两样。



我突然看到墙壁上有开关，这才想起来忘了开灯，于是伸出手按下开关，但天花板上的灯泡没有亮。

“电线也被震断了。”我无奈地说着。

可能是因为屋顶掉下来，导致线路断了吧？

“这个电灯泡……竟然是直接装在横梁上面的。”我抬头看着灯泡，大感惊讶。

“没有天花板。”

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地上有一条缆绳，那条缆绳很长，被整齐地收纳在墙壁一角。

“棹女士没有打电话回龙卧亭吗？”二子山问。

“这该怎么说呢……如果她说要打电话来，就一定会打来，因为她是个很守信用的人，能就能，不能就应该会说不能。”育子回答。

“那么，你知道为什么棹女士没有打电话给你吗？”我问育子。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摇摇头。

“想不出来，真的想不出来为什么会这样。”

“嗯。”

“到底是为什么？我真的想不出来有什么理由，她到底在想什么……”

说到这里，育子突然停下来，默默地沉思了一会儿。

“一定是发生什么事了，”育子说，“该怎么办……”

“要不要问问住在这附近的人？”

大家听我这么说，就一起走到外面，朝最近的民家走去。

棹女士家四周的积雪都很整齐，只有刚刚我们走来的那条路上的积雪显得混乱，其他地方的积雪都堆得很高。